

程顥的性情暨其詩中所表現的情懷

董金裕

北宋洛學宗師程顥對文學的觀念，吾人可根據其語錄中的記載，窺知大概，如曰：

「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，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，質之兩先生。伯淳先生曰：『修辭立其誠』，不可不子細理會。言能修省言辭，便是要立誠。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，只是爲僞也……」（河南程氏遺書

卷一）

又他嘗謂：

「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。曰爲文謂之藝，猶之可也；讀書謂之藝，則求諸書者淺矣！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四

）
又謂：

「今之學者，惟有義理以養其心。若威儀辭讓以養其體，文章物采以養其目，聲音以養其耳，舞蹈以養其血脈，皆所未備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二）

此外，據宋元學案載：

「一日，神宗縱言及於辭命，先生曰：『人主之學，惟當務爲急，辭命非所先也。』神宗爲之動容。」（卷十 四明道學案下）

凡此皆可見程顥實乃承繼儒家強調道德重要的傳統，及自周敦頤、張載以來的道統文學觀念（註一），有重道輕文之意。故其論孔子之刪詩也，乃謂：

「孔子刪詩，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而已，亦是謂合此義理也。如皇矣、烝民、文王、大明之類，其義理，非人學至於此，安能及此？作詩者又非一人，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，只爲合這一個理；若不合義理，孔子必不取也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二）

是在其心目中，文學著作若不合乎義理，即屬不可取；則文學的作用乃在於爲道德教化服務，其本身並無獨立的價值。程顥雖然抱持此種文學觀念，但他早年曾奉其父程珦之命，與其弟程頤同受學於周敦頤，周敦頤的生活態度既具有相當的文學情調（註二），而程顥也嘗自稱：

「某自再見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三）

所謂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。」實充滿與文學相應的閒適之趣，是程顥後來論學雖然與周敦頤不同，惟就品味生活情趣一端而論，確有所受於周敦頤。除此之外，以程顥個性的平和樂易，及他的善能體會萬物自得之意，對於文學理應不會採取排斥的態度。再看他自年幼之時即喜好作詩，而其所作也每能將他的情懷充分表達抒發。由此可見，程顥雖站在道統文學的立場，在觀念上有重道輕文之意，但在實際的表現上，對文學實具有相當程度的喜愛。

一、程顥的性情

1. 平和樂易的個性

程顥的個性溫和，與其弟程頤之嚴肅，適成一強烈的對比，據宋元學案記載：

「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，宿一僧寺，明道入門而右，從者皆隨之；先生（按：指程頤伊川）入門而左，獨行；至

法堂上相會……蓋明道和易，人皆親近；先生嚴重，人不敢近也。」（卷十五伊川學案上）

對於此點，程頤頗有自知，嘗謂：「此是某不及家兄處。」並在其爲程顥所撰的行狀中，特別提出表揚道：

「先生資稟既異，而充養有道，純粹如精金，溫潤如良玉；寬而有制，和而不流；忠誠貫於金石，孝弟通於神明。視其色，其接物也，如春陽之溫；聽其言，其入人也，如時雨之潤。」（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）

此外，曾親炙於程顥的弟子們對他的此種個性，也經常述及，如劉立之云：

「先生德性充完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，樂易多恕，終日怡悅。立之從先生三十年，未嘗見其忿厲之容。接人溫然，無賢不肖，皆使之款曲自盡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附錄）

又謝良佐亦嘗曰：

「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，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。」（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傳聞雜記）

正因爲程顥具有如此平和樂易的個性，故其在接引後學的態度上便極爲溫和，據載：

「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，有不合者，則曰更有商量。」（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）

蓋其意以爲：

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！人善其所自習，自謂至足，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則師資勢隔，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！趣今之時，且當隨其資而誘之，雖識有明暗，志有淺深，亦各有所得焉。而堯、舜之道，庶可馴致。」（宋元學案卷十四明道學案下）

所以他對學者總是多方開導誘掖，唯恐不至。而從其學習的人亦每能因此產生溫馨的感受：

「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，歸謂人曰：『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。』」（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傳聞雜記）（註

三）

教學如此，而其論政，亦能秉持這種態度，以平心靜氣出之：

「王安石執政，議更法令，言者攻之甚力。先生被旨赴中堂議事，安石方怒言者，厲色待之。先生徐曰：『天下事非一家私議，願平氣以聽。』安石爲之媿屈。」（宋元學案卷十三明道學案上）

是故宋元學案即嘗描述程顥此種個性所顯示出來的氣象道：

「大德德性寬宏，規模濶廣，以光風霽月爲懷。」（卷十三明道學案上）

以程顥這種平易的個性及其所培養而出的淵雅氣量，我們當不難推知，他對於文學縱無較高的評價，但亦不致於採取偏執的排斥態度。

2. 萬物一體的胸懷

程顥思想以識仁爲先，嘗曰：

「學者須先識仁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二識仁篇）

仁的具體表現，即在萬物所顯現的生意上，故曰：

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，生之謂性，萬物之生意最可觀，此元者善之長也，斯所謂仁也。」

（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）

因此，仁的最高境界即在體會此萬物之生意，以達到與萬物同體的境界，故又曰：

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二識仁篇）

爲達到此境界，便須「觀天地生物氣象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六）爲此，

「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，或勸之芟，曰：『不可，欲常見造物生意。』又置盆池，畜小魚數尾，時時觀之，或問其故，曰：『欲觀萬物自得意。』」（宋元學案卷十四明道學案下）

此外，他又嘗謂：

「觀鷄雛，此可觀仁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三）

按草、魚與鷄雛乃人所習見之物，但程顥却獨能於其中體會生機盎然之趣與洋洋自得之意，以領悟天地萬物的並行並育，各遂所生；並進而產生與萬物同爲一體的偉大襟抱，曰：

「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狀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莫非己也。認得爲己，何所不至？若不有諸己，自不與己相干，如手足不仁，氣已不貫，皆不屬己。故博施濟衆，乃聖人之功用。仁至難言，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欲令如是觀仁，可以得仁之體。」（河南程氏遺書卷二）

是故，他爲官便處處能以仁民愛物爲懷，嘗曰：

「一命之士，苟存心於愛物，於人必有所濟。」（伊洛淵源錄卷二）

其作縣，

「凡坐處皆書『視民如傷』四字，常曰：『顥常愧此四字。』」（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傳聞雜記）

又當其爲上元主簿時，

「始至邑，見人持竿以黏飛鳥，取其竿折之，教之使勿爲，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。」（伊洛淵源錄卷二）既能如此的與萬物融爲一體，並且表現在具體的行爲之上，我們便可推知，程顥對於萬物自必抱有一種極爲關切的心意，並對天地自然懷有一份無限的嚮往之情。

二、程顥詩中所表現的情懷

按據程頤所撰明道先生行狀云：

「十歲能爲詩賦。」（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）

可見程顥在年幼時即對詩歌有所偏嗜；再據今存河南程氏文集所錄，程顥所作之詩計凡七十餘首，爲數雖非甚夥，但就其爲專研思想的理學名家而言，有此創作數量，要屬難能；尤其可貴者，厥爲他能將其性情透過這些詩作，充分的表白出來：

1. 山水之樂

按程顥有「遊鄂縣山詩」十二首，詩前有序云：

「僕自幼時，已聞秦山多奇占，有扈者尤復秀出，常恨遊賞無便。嘉祐二年，始應舉得官，遂請于天官氏，願主簿書於是邑，謂厭飫雲山，以償素志。今到官幾二年矣，中間被符移奔走，外幹事三居其二，其一則簿書期會，倉廩出入，固無暇息。惟白雲特在山面，最爲近邑，常乘閒兩至，其餘佳處，都未得往。變化初心，辜負泉石……。」（河南程氏文集卷三）

中舉之後，即主動要求分發至鄂縣（註四）擔任主簿，以便就近觀覽陝西一帶的奇秀山景，由此可見他對於名山勝水，實抱有極大的嚮往之心。可惜到任之後，竟爲公事所牽，不能遂其初志，因而感到十分遺憾。惟在此情形之下，他仍借處理工事之便（註五），順道遊山，而有此十二詩之作，並在詩中充分表露其對山水的眷戀之情，以及不能暢所欲言遊的感慨，如「白雲道中」云：

「吏身拘絆同疏屬，俗眼塵昏甚瞽矇。孤負終南好泉石，一年一度到山中。」（河南程氏文集卷三）

又「遊紫閣山」云：

「仙掌遠相招，縈紆度石橋。暝雲生澗底，寒雨下山腰。樹色千層亂，天形一罅遙。吏紛難久駐，回首羨漁樵。」（全上）

又「遊重雲」云：

「久厭塵籠萬慮昏，喜尋泉石暫清神。目勞足倦深山裏，猶勝低眉對俗人。」（全上）

所謂喜泉石、羨漁樵，既可看出他的心意；而吏身拘絆、吏紛難駐，更是顯現他的無奈。此外，他於遊鄂縣山之後，又有「是遊也，得小松、黃楊各四本，植於公署之西窗，戲作五絕，呈邑令張寺丞」，其第一首云：

「中春時節百花明，何必繁絃列管聲。借問近郊行樂地，潢溪山水照人清。」（全上）

第五首云：

「獄訟已聞冤滯雪，田農還喜土膏勻。只應野叟猶相笑，不與溪山作主人。」（全上）

也同樣的顯示出其喜好山水暨不能長與相伴的憾恨之情。以故每於春秋佳日，即偷閑出遊，有「郊行即事」云：

「芳原綠野恣行時，春入遙山碧四圍。興逐亂紅穿柳巷，困臨流水坐苔磯。莫辭盞酒十分醉，祇恐風花一片飛。況是清明好天氣，不妨游衍莫忘歸。」（全上）

又「遊月陂」云：

「月陂堤上四徘徊，北有中天百尺臺。萬物已隨秋氣改，一樽聊爲晚涼開。水心雲影閑相照，林下泉聲靜自來。世事無端何足計，但逢佳日約重陪。」（全上）

凡此皆可見程顥對於山水林園的喜愛，以及沉浸其中的怡悅喜樂心情。

2. 閒適之情

程顥既接受周敦頤的啓發薰陶，頗能領略生活中的閒趣，又性喜遊山玩水，且善能透過各種事物以體會天地生物氣象。因此，當美景在前，他固然是欣喜非常；然即使面對平常景物，也能充分引發其悅樂之情，如「盆荷二首」云

「庭下竹青青，盆荷水面平。誰言無遠趣？自覺有餘清。影倒假山翠，波光朝日明。漣漪尤綠淨，涼吹夜來生。」

「衡茅岑寂掩柴關，庭下蕭疏竹數竿。狹地難容大池沼，淺盆聊作小波瀾。澄澄皓月供宵影，瑟瑟涼風助曉寒。不校蹄涔與滄海，未知清興有誰安？」（全上）

蓋在他的心目中，萬物既皆具有其生意，更因此而得自便，吾人苟能善於領會，其中自有其可觀者在。所以我們如有此種體認，即使置身擾攘的塵世之中，也能胸中自有丘壑，而不為外境所侵，故「野軒」云：

「誰憐大第多奇景，自愛貧家有古風。會向紅塵生野思，始知泉石在胸中。」（全上）

又當大地春回，雨過天青之時，其心情即感到十分舒暢，有「春日偶成」云：

「雲淡風輕近午天，望花隨柳過前川。旁人不識予心樂，將謂偷閑學少年。」（全上）

又「新晴野步二首」云：

「青帝方成萬物春，如何淫雨害芳晨？乞求共指雲間日，悔恨輕嫌陌上塵。消盡風威猶料峭，放開山色已嶙峋。燕遊莫道王孫樂，亦有羲皇更上人。」

「陰暄消除六幕寬，嬉遊何事我心閑。鳥聲人意融和候，草色花香杳靄間。水底斷霞光出岸，雲頭斜日影銜山。緣情若論詩家興，却恐騷人合厚顏。」

就是春光已逝，他亦能保有原來的怡悅心情，故「戲題」云：

「曾是去年賞春日，春光過了只逡巡。却是去年春自去，我心依舊去年春。」（全上）

按季節的變化，本屬天地循環的自然現象，萬物也因有此四時的更易，始能生生不息。程顥既然能夠善於體察萬物的生意，故在他看來，萬物固然皆有可觀，四季亦各有其妙趣，故其「秋日偶成」第二首云：

「閑來無事不從容，睡覺東窗日已紅。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興與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風雲變態中。富貴不淫貧賤樂，男兒到此是英雄。」（全上）

萬物雖有榮枯，四時亦有遷移，惟只要我們善能默察其中消息，即能與之相融，而到達無入而不自得之境地。則對於人生的窮通蹇達，亦當作如是之想，自必能夠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，充分享受悠閒自適的樂趣。程顥的體會如此，而其修養的純粹要亦不難從此推見了。

附註

註一：參見拙著「張載的文學觀及其在道統文學上的地位」，孔孟學報第四十八期。

註二：參見拙著「周敦頤的詩文暨其中所蘊含的道佛色彩」，政大中文系所主編，文史哲出版社印行，漢學論文集第二集。

註三：如坐春風的感受，不惟朱公掞有之，宋元學案卷十四明道學案下附錄：「定夫訪龜山，龜山曰：『公適從何來？』定夫曰：『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。』龜山問其所之，乃自明道處來也。」

註四：鄂縣，在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南，夏朝時爲扈國，秦改稱鄂邑，秦以後始置鄂縣，故程顥序文稱「有扈」。

註五：遊鄂縣山詩十二首序又云：「（嘉祐）五年二月初吉，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。先是，晁公見約同往，會探吏失期。二日早，晁公以書見命，始知車騎已留草堂，走白邑大夫張君。時民產有在山麓者，以罪沒官，府符方命量其租入之數，因請以往。鞭馬至山，而晁公已由高觀登紫閣，還憇下院，見待已久。遂奉陪西遊，經李氏五花莊，息駕池上，夜宿白雲精舍。詰旦，晁公西首，僕復並山，東遊紫閣，登南山，望仙掌，回抵高觀谷，探石穴，窺石潭，因周視所定田，徜徉於花林水竹間……」

參引書目

二程集

程顥、程頤

里仁書局

伊洛淵源錄

朱熹

廣文書局

宋史

脫脫

藝文印書館

宋元學案

黃宗羲、全祖望

世界書局

中國文學批評史

郭紹虞

商務印書館

宋儒風範

董金裕

東大圖書公司